



边看边聊

又是一年双十一。在满网打折、特价中,女人们提前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舆论造势——把女朋友说要送自己礼物的微信存了下来,准备以此为证,每回收到快递都辩称系他人馈赠。以及,给男朋友进行深入浅出的普法学习:杀人者,偿命!

### 不负枕边人

谢小喫

然后就可以打开购物页面了。无论男同胞怎样战战兢兢如临大敌、加大力度缉私打黑,女人在这一刻,都仿佛世间最有天才的犯罪分子,我相信,把大多数女人戴上手铐、脚镣,捆上水泥、黄沙,再用胶布裹三层后沉到太平洋底,她们也有办法瞬间自救,并参加某著名购物网站上的抢购活动,在三分钟内点下那个“立刻支付”按钮。逃脱大师胡迪尼,跟面对打折已近疯魔的女人比起来,简直弱爆了。

海明威在皇皇巨著《老人与海》里说:“一个人,可以被毁灭,但不能被打败。”我在传世佳作《购物清单》里说:“一个女人,既不能被毁灭,更不能被打败!”

“好吃的麻辣牛肉干包治百病”、“只有皮毛一体大衣才不会辜负一个柔弱的女人”、“冷雨夜唯16针羊绒衫温暖我心”、“这世界上没有什么难题是红宝石小方不能解决的”、“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要买的我现在是持家型败家”……我想,用不了很久,女人们能够建立一套

完整的购物版思想体系,食物版本草纲目。物质是人类最世俗、最不可或缺也最容易满足的欲望,远比在精神领域的需求更合情合理合法。抢购打折商品,能够让一个仙气的伤春悲秋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人自此泯然大众:购物之中见真情,女神也是老百姓——还有什么,比这样的卸妆活动更让人长舒一口气的吗?

况且开门七件事,哪一桩哪一件不需要以劳力与财富换取?大老爷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时候,又何曾知道他们的媳妇儿多方比价、等待秒杀?大老爷们功成名就大腹便便的时候,又何曾在意他们的媳妇儿蓬头垢面、下堂去?一切,都只不过是生活与生存。一切,都只不过是自给与自足。

在这个自己挣钱买花戴的工同酬时代,购物是多么人畜无害的一桩小事情,从上层建筑角度批判着这一行为还说什么“地狱的烈火也比不过女人熊熊燃烧的购物的欲火”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男士,最终都会孑然一身独自走向物种灭绝。这,就是全网把一个购物狂欢活动放在光棍节的警世意义——和婚姻一样,购物也是想象力战胜智力的后果,世间芸芸,却正是靠这群深富想象力的物种的绵延繁殖的。

在此,只想寄语天下所有男同胞,你也认识我,我也认识你,徒然挣扎,费时费力。而一个男人最成功的标志不过是——敢言当世事,不负枕边人!

听说老西门以及提篮桥一带,夜市供应大饼油条,生意非常好,于是,我也去轧闹猛。果然生意兴隆,热闹非凡,真没想到原本作为早餐的四大金刚,深受市民青睐,成了夜宵的宠儿。不少俊男靓女三五成群,衣冠楚楚,兰花手指捧着粗瓷大碗,樱桃小嘴嚼着大饼油条,竟然成为一道风景线。摊主们更是兴高采烈,辛勤劳动换

### 爱的疤痕

陆伟俊

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,我左脚膝关节处长出一个像鸡蛋大小的瘤。偶然有一天,父亲在广播里听到市六人民医院骨科陈中伟医生断手再植的事迹,他当即决定请陈医生给我看病。我记得,那是在我小学二年级暑假的一天,面带笑容、眯着眼睛、素不相识的陈医生听了病情介绍,用双手反复摸我的左脚膝关节,还不时问我:“疼吗?”“有什么感觉?”调皮的我很干脆地回答陈医生:“不疼,可以不开刀吗?”陈医生说:“不疼就好。”一会儿,陈医生轻声与父亲说了几句,我只听到“明天就住院”。

第二天上午,父亲又带我去医院。父亲背着我走得脸上直冒汗,到了医院,他忙进忙出办好了住院手续。第三天下午,陈医生来查房,他弯下腰告诉我,明天要为我动手术,我忙问什么叫手术,陈医生说:“手术是切除你左脚上骨瘤,为了你的左脚像正常人一样走路。”我一听,两眼泪汪汪地说:“手术痛吗?”陈医生还是笑着说:“你不要哭,一点不痛,你不用怕。”陈医生走后,满头大汗的父亲出现在我病床前,他贴着我的头说,“你坚强点,陈医生主刀为你动手术,你不用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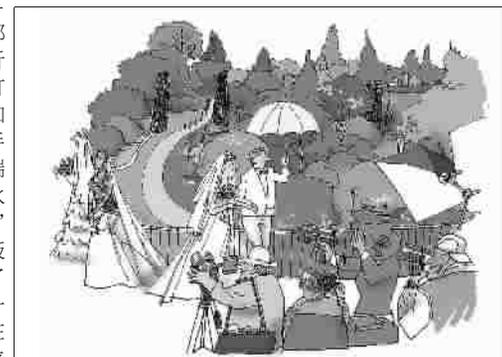
手术非常成功,出院那天,父亲怕我行动不便,特地叫了三轮车。我们在回家的路上,父亲一直安慰我,还告诉我,陈医生是有名的骨科专家。以后一年多,父亲又告诉我陈中伟医生创造的首例成功的断手再植病例,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称赞,陈医生亲自为你手术是多么了不起的事,你永远不要忘记。

此事距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,我却记忆犹新,父亲随国离开我们也快3年了,珍贵的父子情伴随着那条爱的疤痕在我的记忆长河中永存。

慢慢吃、慢慢看、慢慢走、慢慢想……把“弦”松下来,生活就会变一个样子。生病了就换个“档位”,稍稍“享受”一下,从这个角度来说,儿时的“梦”其实并不好笑。

### 今宵灯谜

季国虎  
采菊东篱下  
(电影导演)  
昨日谜面:远山叠影接边城(字一)  
谜底:垒  
(注:△,象形远山;土,城之边)



### 温哥华漫笔·各国婚纱

美丽得让人窒息的布查特花园吸引了各国新娘前来拍摄婚纱照。

骨折初期的首要任务是消肿散淤,饮食应以清淡为主,忌吃含钙高的食物,不可过早进补;直到伤后六至八周,饮食上才可以解除禁忌,才适宜进补。看起来,怎么补是门学问,照搬口口相传的经验,恐怕吃下一堆猪蹄,结果只是徒然增肥。被迫休息,倒并非完全一无所获。我不但啃了几本平时总也没空看的书,而且,就连厨艺也有了些许长进。如今闲下来,精心配料,花几个小时小火慢炖,居然什么都可以煮得皮酥肉烂、入口即化!

色浸染着我的思绪,使我不由顿生一种追思与遐想。

往事随风逝,年华似水流。远古的文明就在这似水流年中被沉淀、被冲刷、被遗忘。山岗、水田、岛屿、人家在恍惚中叠印出一段曼妙歌舞,古与今犹如连成了一片,不知身处何处。

湖水轻轻拍打着石岸,发出有节奏的声响,似乎在浅吟低唱。天色渐晚时,岸边的民居渐渐被暮色笼罩,灰墙黛瓦就好像素装的少女,褪去了胭脂,在水声的伴奏下,隐入天色的大幕后。此时,只留下了湖水的声音。

湖水还在轻轻拍打着石岸,发出有节奏的声响,似乎还在浅吟低唱。真水无香。

### 「禁足」心情

阿惠

小时候常常盼望自己生病,理由明摆着:不用上学,可以赖在家里,还能天天吃好吃的,多美!这个国庆假日,我不慎左足骨折病休在家,想起儿时的“梦”,不禁要笑出来。

石膏呈L形,从脚底到大半个小腿都被纱布裹住,除了五个脚趾“出样”之外,这只足算是关了禁闭,而且不得“假释”、不得探视,想了解近况,只能依赖X光。它冷了、麻了、胀了、痒了,都没法插手。一足遭“禁”,整个人大概只剩下思绪是完全自由的了。

真没想过,独自在家,不便来自方方面面,无助随时随地。因为行走依赖双拐,所以,干什么事——哪怕只是取一条毛巾擦



中国画离不开“水”,我的绘画题材也离不开“水”。“水”就是我的绘画之灵魂。

“水”,既关系到中国画艺术手法上的特点,又体现了中国画制作过程中的特色,“山水”画里有“水”,“水墨画”更离不开“水”。

孔老夫子说过“智者乐水”。多少年来,流动的水带给画家无数次的创作激情与灵感,又给了画家挥笔墨效能之关键,对于水,“用之得法,乃凝于神”。

“风生水起”是画家作画时的生动表情,“波澜不惊”乃是画家造诣的素练之静。“水到渠成”说的是基本功的修炼。无论动静之间,无论是雄浑劲健或者妩媚清

雅,都是“水”的柔情、“水”的韵致。

“似水年华”、“柔情似水”,乃是对于“水”的解读。我喜欢太湖的水。

### 真水无香

张明

我游荡在太湖岸边,透过水中的芦苇,寻找着懒散而又生趣的野鸭。或是放眼浩淼水域,在白帆与桅杆的指引下,如醉般地静观临水而居的村落。水穷云尽处,只有一抹黛色透迤于水与天之间。水面上漂浮着的空气是湿润的,芦苇在风中摇曳,风自此便有了颜色,水也有了颜色。湖上的风色与风中的水

### 花色大饼味道好

王汝刚

成了清香四溢的泡饭。倘若是新米饭,只需用开水水泡二三分,就成了“饭泡粥”,有些人家欢喜用热茶泡饭,那就是“茶淘饭”。如果家中有现成的鸡汤或肉汤,加上冷饭,放少许盐,添些鸡毛菜,淋上几滴麻油,烩制成鲜美可口的“菜泡饭”。不论哪种泡饭,配上酱菜、乳腐等小菜都很爽口,如果餐桌上再添上大饼和油条,就是典型的上海人早餐,不仅能自用,还可以待客。

记忆中,大饼品种很多。三年困难时期,粮食供应有困难,出售大米和面粉有一定比例,还要搭配山芋等杂粮。邻居田嫂是位北方人,善作各种面食,什么饺子、油饼、韭菜盒子等经常翻花样。我母亲的厨艺一向为人称道,炒菜、煮汤、裹粽子、包馄饨样样出色,唯独不擅长制作面食,因此家里只好经常吃“面疙瘩”,今天青菜面疙瘩,明天南瓜面疙瘩,吃得实在少滋味。

有人告诉我:“穿过横马路,就是南市九亩地,有位山东师傅代客加工大饼,顾客只需自带面粉和作料,付些加工费,就可以吃上香气扑鼻的大饼。”于是,我带上面粉,到九亩地寻找大饼摊。原以为不好找,事实上很容易找到,因为要求加工大饼的人很多,里三层外三层把大饼摊包围起来。

很多顾客除了面粉外,还带来各种副食品作佐料,要求山东师傅加工花色大饼。这位山东师傅手艺实在高明,把各人带来的咸菜、榨菜、酱瓜、南瓜、萝卜丝、核桃、白糖、黑洋酥、豆沙、葱花、肉松、

营,然而,他依然是维系我们同学间三十多年纯友谊的一条主线。去年家人为他置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50岁寿宴,前来自贺的宾客有百余人。主持人在台上说,有请张伟的“四人帮”代表上台贺词,自以为是的站起来,侃侃而谈,其他的两个桌面上都冒出了“代表”。主持人又说,请张伟的“铁三角”站出来,居然也“窜”出了好几组三人行,原来,从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以及工作过的单位,甚至儿时的发小,在他人生每一个历程中都有这样亲密的组合,突然觉得张伟的人缘像极了阿娘的汤团,有一种糯糯的粘性,有一种弥漫开来的亲和力。

餐桌上最后一道压轴甜点便是宁波汤团,只听邻桌的几位客人在说,这样的汤团哪能和阿娘的比,阿娘的宁波汤团才是最正宗的。想必他们也一定吃过阿娘的汤团,想必在张伟的好人缘中,阿娘的汤团绝对是一张“笼络牌”。只可惜,阿娘已经看不到这个场面了,她老人家已在几年前离世。阿娘可是心平气和、波澜不惊地美到了93岁,称得上是仙逝了。

光阴荏苒,我们与张伟一起走进了天命之年。吃着眼下的汤团,想着的还是当年的情形:木格子的窗子透进暖暖的冬阳,正午的时光,我们坐在张伟的家里,看得见灶披间阿娘在忙碌的身影,沸水煮着汤团翻滚着顶起锅盖发出“啾啾”声响,时不时飘来的阵阵糯香,阿娘的汤团岂止是美味,还有着一种温馨、一种“屋里厢”的气息,而今更有着我们心中难以释怀的“致青春”情结。

### “汤团”人缘

周珂银

有一种食物会让人的吃相变得瞬间斯文起来,那就是阿娘的汤团。阿娘是我高中时同学张伟的祖母,一个地道的宁波老太,做得一手地道的宁波汤团。据说人要出名15%是靠专业水准,85%要靠其他因素,阿娘的汤团之所以在我们同学间享有“盛名”,大都源于张伟的人缘。

那时候,每到元宵时节,张伟就怂恿我们几个好朋友:不想来我家吃阿娘的汤团?阿娘做的汤团,一只一只晶莹剔透,皮薄得仿佛轻轻一吹就破,黑洋酥的馅若隐若现,捧着这样一碗“珍饈”,平日我们几个嘻嘻哈哈的小巴辣子便不敢孟浪,下勺也变得慢慢起来,轻轻地撩起,慢慢地送入口中,未及启齿,一股子甜甜的香糯味道顷刻弥漫开来。

阿娘汤团做得好吃,人也生得好看,想必年轻时就是一个大美人,精致的五官、小巧的身段,像极了老上海影星上官云珠。她用宁波话招呼我们“吃呐,吃呐,多吃几碗。”眉开眼笑的神态,热情的待客之道,让我们嘴里心里都是甜滋滋的。或许是一脉相承的缘故,张伟在班上学习成绩并不出彩,却是出了名的好人缘。若是与同学对他谈,张伟,啥时候也请我吃上一碗你家阿娘的汤团?不管是真还是玩笑,他都会说,好,好哦!他这个“好”字绝不是敷衍,而是认真兑现的,在待友之道上,他有着和阿娘一样的热情和诚恳。凭着这样的好人缘走上社会,张伟现已是IT行业的一名老总,有着更多生意场上的朋友关系需要花时间去经

开洋等作料包裹在面团里,加工成别有风味的大饼。我在现场看得大开眼界。好不容易轮到我加工完毕三斤大饼,天色已经月明如镜,繁星点点了。回家后,遭母命分送邻居品尝,结果大受欢迎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随人民滑稽剧团去苏北地区演出,很受观众欢迎。有位大饼师傅,下巴开刀,正在住院治疗,医生嘱咐他暂时不能笑。谁知这位师傅偷偷来剧场看滑稽戏,结果忍不住哈哈大笑,造成伤口开裂,只得重新上手术缝合。据说,他还连声说:“值得,值得。”

演出完毕,全体演职员准备乘公交汽车回沪。当时交通不便,汽车清晨7点发车,预计晚上8点多才能到上海。因此领导通知,午餐自理。我到农贸市场购买食品,听见有人招呼我,回身一看,正是那位下巴开刀的大饼师傅。他认真地对我说:“向你们提个意见,你们的戏演得很好。但是,苏北话说得不好。比如,剧中女儿劝父母去睡觉,说:‘爹爹快与妈妈去睡觉吧。’这就闹笑话了,要知道苏北地区有多种方言。有的地方称呼爹爹就是父亲,而在我们这里爹爹就是祖父,女儿劝祖父与妈妈去睡觉,这不乱套了吗?”我哈哈大笑,表示一定改正。大饼师傅知道我在准备隔天的午餐,热情地介绍:“你到前面熟食摊买些五香猪肉干,我这里买几只大饼,告诉你,大饼夹猪肉,天下美味。”我听从了大师傅的推荐。



第二天,带着行李和热茶,我登上了回沪的汽车。途中享受了人间美味——茉莉花茶配大饼夹猪肉,这顿午餐真令人回味无穷呀。

第二天,带着行李和热茶,我登上了回沪的汽车。途中享受了人间美味——茉莉花茶配大饼夹猪肉,这顿午餐真令人回味无穷呀。

第二天,带着行李和热茶,我登上了回沪的汽车。途中享受了人间美味——茉莉花茶配大饼夹猪肉,这顿午餐真令人回味无穷呀。

第二天,带着行李和热茶,我登上了回沪的汽车。途中享受了人间美味——茉莉花茶配大饼夹猪肉,这顿午餐真令人回味无穷呀。

### “汤团”人缘

周珂银

有一种食物会让人的吃相变得瞬间斯文起来,那就是阿娘的汤团。阿娘是我高中时同学张伟的祖母,一个地道的宁波老太,做得一手地道的宁波汤团。据说人要出名15%是靠专业水准,85%要靠其他因素,阿娘的汤团之所以在我们同学间享有“盛名”,大都源于张伟的人缘。

那时候,每到元宵时节,张伟就怂恿我们几个好朋友:不想来我家吃阿娘的汤团?阿娘做的汤团,一只一只晶莹剔透,皮薄得仿佛轻轻一吹就破,黑洋酥的馅若隐若现,捧着这样一碗“珍饈”,平日我们几个嘻嘻哈哈的小巴辣子便不敢孟浪,下勺也变得慢慢起来,轻轻地撩起,慢慢地送入口中,未及启齿,一股子甜甜的香糯味道顷刻弥漫开来。

阿娘汤团做得好吃,人也生得好看,想必年轻时就是一个大美人,精致的五官、小巧的身段,像极了老上海影星上官云珠。她用宁波话招呼我们“吃呐,吃呐,多吃几碗。”眉开眼笑的神态,热情的待客之道,让我们嘴里心里都是甜滋滋的。或许是一脉相承的缘故,张伟在班上学习成绩并不出彩,却是出了名的好人缘。若是与同学对他谈,张伟,啥时候也请我吃上一碗你家阿娘的汤团?不管是真还是玩笑,他都会说,好,好哦!他这个“好”字绝不是敷衍,而是认真兑现的,在待友之道上,他有着和阿娘一样的热情和诚恳。凭着这样的好人缘走上社会,张伟现已是IT行业的一名老总,有着更多生意场上的朋友关系需要花时间去经



七夕会

赏心乐事